覺非齋文集

寬菲齋文集卷之十三

四川按察司按察使弋陽黃讃選編
蜀府紀善吉文黎紘校正

序

送山東參議孫君沂赴任序

世謂詩能窮人豈其然乎詩果能窮人人孰肯有爲詩者然則非詩窮人人窮詩乃工爾吾於吾友子良孫君信之矣子良吾從太學登薦爲名進士出入館閣十餘年拜兵部郎中歷遷理理赤皆繙經當時居行輩中詩名猶未軼出也後以非罪謫交趾十年擲覊無聊睽離憤激一發於詩而後詩始工及　召還拜參佐之命履歷長途冒暑雨險遠退縮荒三二年間所

為詩視竊居詩憂益深詞益工既而解疑忘俗抱羈

窮若安於無事矣而又奉使河南徵逋租數十百万

戴星月觸風露自滄都至於下邑無不遍歷上恤天

下恤民隱其間登臨弔古觸目興懷託物感遇無

不發於詠詠憂而不傷苦而不怨讀之令人擊節興

[illegible]歎則子良之詩之工信乎由於窮也夫窮而通天

[illegible]自然之理今往山東居承流宣化之地至朝廷

清明四方無事上有方伯之表率下有守令之屬而君

[illegible]容於贊襄其間無從因憂患之感得和平沖澹之

趣於詠之暇與僚友燕集觴詠必有汪洋渾厚之音

可以宣政化而繼風雅者如是則子良之詩不獨工

於窮於達亦工耳隨所遇而得夫性情之正詩之大

哉也他日有以見教將低頭拜東野吳君過予辭說用為君贈

送巽谿先生南還序

大江之西惟廬陵多故家名族蓋其文獻有足徵者詩禮之訓子孫相承而世守之久而彌篤今吉水楊氏其尤著者也 衛府致仕右長史巽谿先生其洪武間以茂才于鄉累官至州牧廉吉惠政所至藉然其子民服以名進士拜監察御史清脩雅飭而文思蔚然 先皇帝封建諸子簡拔朝臣為之輔導予忝與民服同為 衛府長史未數月頃 賜誥命推封及其父母先生時以州事留京師遂自執政願棄任就封執政引至 上前見其蒼顏皓首不欲煩以有

司之事特命今官且同其子留王邸輔導以便得養
予遂得朝夕親炙時聆其言論於文字政事蓋有根
據而識達大體無營 朝會民服於侍左右先生惡
而莊嚴而不厲容色声氣足以興起人孝敬每竊嘆
異以為楊氏先世在宋之季累著忠節而誠齋父子
清名蓋世今復見先生父子同 朝長才卓行輝映
後先何楊氏一門之多賢耶信乎文獻之懿有以貽
謀於遠大者如此 今上皇帝即位先生既安 恩
賚復得告歸省丘墓行之日府之僚佐僚餞于都門
之外且徵予言予於民服有僚寀之好而先生齒德
咸在父行詎容以言不文為辭因頌述為先生壽繫
之以詩曰 時維仲秋宿雨初晴冠珮雲集祖餞郊

咽柰緌循觴金風揚綺滑滑河流京塵予倩三千程
肅肅歸路驟疏疏颯颯棘有荒莽陰餘慶未艾世澤
綿綿依依緣緣悠悠此心　憑茲介壽亦有旨酒以
樂孫子燕及朋友於皇著令鯤拜首稽首天子萬年
五福具有

送周長史南還序

昔我　太宗以文德治天下爾用儒術永樂初臨軒
覆試進士擢茂才異等者置之中秘閣俾盡閱閣中
四庫書作為文章且命之曰唐宋稱韓柳歐蘇善屬
文豈我朝獨無其人爾等宜勉之勑內府供筆札
大官日餼豐膳月給中帑燈燭費若干總預其選者
二十有九人而廬陵學之徇如其一也予時備員翰

祿日後與諸君游處甚歡恂如在衆忠勤專和理亂適
浸演迄巳宣其績而府出之沛然以肆既齊而上下至
不可禦予竊嘆君是進不已古人不難致也後予以
憂去卧病數年而恂如出為刑官衆議謂用違其才
予聞之獨喜曰理明如恂如恕如恂如必能使下無
留情鬱復為遷淮甸衆尤不以為宜予聞之則又喜
曰敏疾如恂如善推心置人服如恂如必能使人樂
於趨事而不怨已而果然予自謂知恂如衆莫予過
也洪熙改元　仁廟封建諸王擇人為輔相執政薦
恂如為長史予亦在列復自慰曰漢有賈誼董仲舒
予何人若其賢必若吾恂如斯可矣且府寮多暇而
恂如天分至高終日默坐凝若神人學乃益李問逸日

以文章聲華見諸論著辭灝淵源家數千馳騁上下爲一代名儒以昭 先帝養賢之盛心予則深有望於恂如也即得志爲將相一時彼此得失何如哉顧予癃老多病衰朽志欲務此而力不足譬諸駑馬之於騏驥既不能追風軼群惟有顧影增慨而尚何爲哉秋八月恂如得告歸拜家慶刑部主事廬陵劉敎三衢嚴琳過余曰周先生且行先生能無言乎予曰 聖朝錫命之榮周先生具慶之樂贈言者一再陳之矣不容更以是瀆吾然二子丞請不已因敘予所知與所願發者歸之俾爲恂如贈行

送地官貳卿郭公歸省丘墓序

洪武戊寅公守三衢寔時爲開化縣學生公每行縣

視斈坐講堂進諸生講誦經書要義深不以嬉是爲講每進而教之　一日嘗命題說大斈中庸序粗識要領每當肯綮處公輒首肯再四既罷顧而嘆曰人言北人善說書豈其然乎自是每加獎予焉以有成後四年寔忝官詞林而公入朝爲御史出參大藩憫民無以長如赤子矣恐傷徨無依者老數百人奔走訴闕列狀乞留既不得　命咸撫諭遣之不忍舍去其遺愛在人者至今如一日　公後由參政入貳司徒兼大僕卿寔時備員官僚每辭公於私第必引留竟日罰酒笑談舉歷不能休嘉時令節公不以鄙職為嫌枉顧者再焉今公位益顯德望益隆自顧荒落無足以仰副盛心故每出遇公於道輒引馬避匿[illegible]今[illegible]有

踰越非敢簡慢以自踈遠也近者公得告歸省丘墓聞之儒存京師者若干人在公與鄉衛時咸列諸生乃相與謀曰司徒公有行豈可喑無一言豈以命寔寔惟公之厚德碩望簡在 帝心出於輿論豈寔之言可得而輕重哉以鄉人愛戴慕悅之私與區區厚知遇之深有不能已者乃言曰昔吾鄉請獻迎公闕道在宋熙豐間正色立朝為人中標準晝之所為夜必焚香告天蓋以其無媿於心故也寔竊謂公之質以光明正大清儼之流也於台鼎輔弼之寄將與耆德俱升豈止於是而已哉公尚益勉焉若夫荷 國家寵靈以光昭其前人者人皆知之不[illegible]贅告也

送太常卿兼翰林學士楊[illegible]省序

宣德元年春三月既望太常卿[illegible]承予三楊公弘
濟狀 命歸省其母太夫人于[illegible]時不得見其子
有八年矣先是公由翰林編[illegible]矣天子誅高煦
仁廟於春宮丁外艱太常府君[illegible]起之[illegible]詩書經
進修屢欲歸寧而竟不果江[illegible]遂晦十年不[illegible]侍扶
吾太夫人年高張食益壯[illegible]綜理家政[illegible]訓也
公在翰遠念不得見母[illegible]貴食息[illegible]其
賽孫其他日必得復見[illegible]自解永樂甲辰秋公再
入翰林爲奉王賜 誥命太夫人受五品封[illegible]
月超拜太常卿推 恩上及二代太夫人加封三品
國初江陵人有南徼之戍什伍連屬楊氏[illegible]
焉其地在雍鄉往戍者多不得生還迨[illegible]

夫人甚嚴治之至是上[illegible]詔復其家公任京[illegible]郎懸書
還報而加封之命適至太夫人被二品命服北面稽
顙諸婦孫皆羅拜欣躍以至感泣公令又復[illegible]甫
還詩日迎舍太夫人童顏白髮雲冠[illegible]披[illegible]王公
夾衣象笏拜于階下諸婦孫差後[illegible]奉觴[illegible]壽[illegible]
此之時更不知天地間復有何樂[illegible]及此也[illegible]
將象齊白金文綺之錫綱[illegible]稠疊[illegible]黃[illegible]畢[illegible]
無與交兄宗族[illegible]移　上之賜[illegible]用於[illegible]
此　光寵可謂盛矣雖[illegible]賢才之[illegible]有[illegible]之
是以明良相逢功業克[illegible]而令名[illegible]為若公[illegible]
賢之才識卓為一代[illegible]人[illegible]君[illegible]如此豈[illegible]
哉吾[illegible]於公之志非[illegible]且[illegible]其親而已

也顧[illegible]之不肖[illegible]已[illegible]日滋吳公訥
知矣吾夫感嘆曰[illegible]方始[illegible]公深有[illegible]

送梁經歷序

天下之事凡可以[illegible]者[illegible]其之致[illegible]
者天之命人之能[illegible]或此[illegible]或有時[illegible]不
得天之命而得者不[illegible]其能而自[illegible]無不得然人往往
不肖含智巧而專恃[illegible]於天何哉蓋由其有[illegible][illegible]
於智巧而倖得者焉殊不知亦於智巧而倖得者亦
命也若曰不由命則凡天下之事皆可以智巧為之
矣予觀於梁仲輻而益信之仲輻泗州人以[illegible]泗州寺
其質[illegible]紹諸宗族鄉黨咸曰信之洪武間予伯父本明
先生為泗州寺正嘉其質以文辭之末年 太宗皇

帝入正大統道調　和陳達州李生工二人持縣亦移
安江淮之民甫出境亡入皆遇害惟俘輻二人得脫
以功授虹縣主簿兩年改桃源簿在官十年無他異
能待已待人一以質進良善郡太守以下皆信愛之
未嘗遇以非禮吏民亦不忍欺裕然安其位而無慾
尤官滿歷保定經歷以憂去官改南陽府事上發下
無變其初志故得謗人亦然今年六十四以老引年
例得冠帶致仕仲輻有男子六人女二人皆畢婚嫁
孫男女且十餘人而夫婦偕老筋力未衰強食善走
髮不減壯者諸子皆克幹蠱歸守先人舊田廬或為
生或農或商足以從容娛其老景樂何可言計其居
任途三四十年無以分玷缺而始終完好又如此是

果其智巧得之賦於天之命與世顧有辯智巧而不免於刑辟者何如耶前大司寇益公寬厚長者致政家居已十年年將八十矣於仲韞季爲先輩居爲比隣歸當從杖屨嬉遊田里間使後生小子見之知天之所福皆忠厚良善之人必有以興起其向善背惡之心是又有補於風化也予於仲韞有姻戚之好喜其歸也叙以送之

送廣東道監察御史王君赴任叙

正統元年　廷議以御史所職在振揚風紀以尊
朝廷使百僚肅清各脩乃位無有懈忒其責甚重不宜使新進少年當其任易於生事以胥怨於下乃
勅大臣舉老成持重文識優而更事熟者署御史事

閱半載考察其行能果稱得拜真御史時中外刻超
者若干人恨丑王君益謙在列焉四月授廣東道監
察御史　陛辭之官鄉郡官僚暨祖餞于都門而來
徵言永樂中益謙以明經薦于鄉會試嘗得數辭
弗就　詔歷刑內臺以例擬嚴之遂安丞乃自奮曰
是豈不可以行吾志哉涖官之日勁正屹立棘棘不
阿郡自守貳以下皆嚴憚之不敢視為庸屬益謙亦
毅然不以回撓在官數歲落落有声以憂去小民至
今懷之服闋來京師卒膺顯擢或謂益謙過剛佐縣
尚不肯少屈於其上官為御史橫任馳驁孰得而禦
之予曰不然聖賢所謂剛者明健正直之氣合乎仁
義者也予每見益謙與人交恂恂樂易與人言拔盛

肝膽恥為容悅畏冒過人有急惻然赴救蓋好義倜儻人也其平日不肯輕屈於人不過求以理自勝尔豈若世之小人不顧是非而婞婞自好者乎況其更事既熟文字識愈明正所謂老成持重者也以是而當風紀之任吾知其有以副　明詔矣

送嚴州守萬公復任序

藝祖嘗言宰相須用讀書人後世以為確論予竊謂豈獨宰相為然由方伯以至守令皆不可以不文蓋不文之人居位雖有才可以為政而不能善其教雖能使人畏而不能使人懷由不知大體故也知大體者不為察察之明不為皦皦之行不為赫赫之声凡有施於民若身履其地而心體之知是以求民之好

惡而得其心所謂恕也仲尼之門論恕下仁道一等可以終身行之非講學之明何足以知之此居位所以貴乎有學也予於葛公之守嚴也而益信之公南昌人其來也講學於庠序發爲實學不貴空言既登進士第爲御史益務力行雖執法不回而哀矜惻怛之心恒若不足宣德中 天子以廷臣出刺大州詔之安民公既至官夙夜圖回思所以稱 明詔以民爲邦家之本則帖服豪右培植善類而無告者安以學校爲養賢之地則斥黜庸碌獎拔俊乂而有志者勸郡之政凡有病民未及去剝民未及革者爲之一更僕終日嚴先生祠堂故址湮沒首作新之刻文正公舊記于石而繼以新作識者謂公之爲政可以踵武

先共矣今年夏四月述職來京師 詔復公舊任嚴之士大夫在朝者爭為文章頌公之美奔屬于道而遂安俞春復來徵言浙藩統州于十有一惟嚴獨号稱易治後先為郡者賢否不齊而民心之向背亦如之至於公則無貴賤少長莫不曰民之父母民之父母是固公之厚德所謂非講求之功有以致之尤不可也比年郡刺史治有成績 召入秉政者亡有故事若必削讀書人舍公而誰嚴人雖甚愛公吾知其不得而私焉

送貴州按察使應公復任序

洪武己卯秋予始識四明應公于錢塘時方就試御闈公乃以藝經待多士明年登進士第授閩之德化

永樂初年考績乘 六年超拜吏部郎中瀚忝擬
知備德而達任也時陛下貴州設從公為人謹
和世恭寬而能恕才足以燕人而謙虛弟務明足以
平燕而含章不察為令為守行其所無事而遺愛形
於去思居天官主爵而脩其所當為而令聞播于中
外由妙齡迄于華髮自一同以至方面位偕德陞名
與實稱四十餘年之間履道坦坦未嘗有纖芥疵纇
詩不云乎豈弟君子福祿攸降公其人焉茲歲之春
自貴州以述職趦 行在 天子以南粤之疆在
荒服之外蠻夷為俗得輕易茲苟不得老成持重之
人及綏懷輯寧未易格心乃 詔公復還舊任陞
辭之日觀交之衍同門之良出餞于新祖從既張豆

觴孔嘉靳予贈言洎宗交際予每恨與公最識盛衰
淺心慕而跡疎是用忘其蕪陋以徇諸君之請公其
行乎哉二三閣老方從容謨議於 廟堂之上以弼
嚴 帝躬皆與公聯名黃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
吉第恐南徼之張不得久私公之惠譽甚矣

送福建布政使吳公復任序

長陵初正大寶誕敷文德永樂初 詔儀石渠虎觀
故事大召天下名儒暨天下儒生眾數千人萃於中
秘四庫書籍閱校理綱羅見聞以成一代大典賜名
繫字字以載事包括宇宙汪洋浩渺不見涯涘然提
綱挈領井井有緒纖悉弗遺閱千年始成四明吳公
好德耔爲禮科給事中以文學被 命爲文淵閣參

脩演公為人沉毅寬厚而問學該博錯綜群籍匯
別異同銓下之上經承指畫動合程度無有抵牾而
公之自待日富志趣益遠書成拜儀曹員外郎於稽
古禮文之事斟酌損益歸之時中祇承上下百神祝
洽歆濟陞陝西按察司僉事陞會府參政秦隴得歷
孚不可擾民服公厚德不令而從九載考績陞福建
布政使而關中父老猶懷去思其莫南服也以雅量
鎮其俗獎拔忠厚而澆浮者息優禮持重而躁競者
退三省僚佐雖惟口是行皆自以為不及君報政而
歸也朝之故舊猶有好言鄉之後賢咸慕先達出祖
近所以成勝餞不衰非辭要以贈言億君不變之紀
參軍詞林同寅寮脩之命因常撥帶編輯成編

屢指三朝黃髮孫而壽之德業春容與日俱隆於乎盛

矣自顧寡劣日就衰耄無言之長敢干太高挑擇於[illegible]

不自意逢辱公之遊始知其高遠之不可及也公其無負

乎哉皇上聖敬日躋實出天縱公卿大臣寄用忠成

詩重之人蓋欲恪守 祖宗憲章以定民志而發清

靜寧一之化也有若公者其以焉即度尊於一方者

成於天下又奚不可哉

大明故資善大夫礼部尚書兼

華蓋殿大学士邢臺張公挽詩序

昔宣宗皇帝初為皇太孫 太宗嘗稱其有龍鳳之資

天日之表 勑翰林春坊儒臣及妙選天下[illegible]

講讀官日講求二帝三王周公仲尼之道啓沃開導

以輔成　聖學邢臺張公于王時以吏科給事中預
其選　仁宗朝　宣宗為皇太子擇羅公春坊司經
局官及即位以舊臣簡在再轉而為禮部尚書兼翰
華蓋殿大學士以翼南服優崇顧遇無有比倫正統
元年九月六日以疾卒于南京寓第年六十一其孤
祥奉靈轄北還次年某月日葬邢臺郭北先塋之次
朝廷遣官　諭祭　勅有司造墳塋所以恩卹之終
者備如郎典祥復走京師求當代名賢為之紀述將
礱石于神道追納于幽以昭不朽詞林縉紳以公之
紫者追傷悲悼著之声什祥以大宗伯胡公之命懇
求序億在永樂甲午嘗忝官寮接從遊最久[illegible]
議言論欽服慕歎於後公雖致高位尚[illegible]人之[illegible]

心去年予往南京候公于居第時公已嬰疾猶起揖拜款語不能倦依暨副役將謂公曰就平復孰知其竟止於斯耶嗚呼若公之德業位望膺 累朝隆眷爲一代達尊群公所以道盛德而寫哀傷者不待序而後傳亦明矣然孤孝子於其親與所不用其心則於群之志有不可拒者況重以大宗伯之命乎序以歸之孫以爲其譜也

鏡湖紀遊錄序

先師以洪武癸酉春至開化永樂癸未秋致仕西歸工居開化十年其高情雅量清風峻節所以激貪懦而傳洪濤以身爲墩者其功豈在淯淯以章句訓詁爲人師者之下哉宴游辭存時獲遊於侍杖履者知

其年數先師不以寔不肖傾蓋從游往往過情顧以
詩芬箴銘不能副所望堪愧多矣二編乃越上鉊孟
瀛先生所述並先師退食東山時與孟瀛諸文士遊
鏡湖之日稱志也先師即世琴書散逸翰林陳君東
居先師淵戚子弟矜貴友屬不績每得遺文隻字輒
不忍棄故於是編尤加珍愛間以見示俾識其右因
念先師在閒花時每逢勝日輒攜二三知友或登高
攬眺或臨流觴詠稱愉和暢疏動充滿當其快意而
自適韻萬鍾千駟曾不足以累其灵臺而形骸之
不及知並觀茲遊所紀易地皆然是豈與俗流同譏
氣象略同又非癖沔於煙霞泉石者之可比也是以
依稀彷彿若新無成丕益使盛德名言著白于世說謙

君之階階亦與有榮多矣拜手書于右東非敢爲叙
也用志歎也

送江公善令陽武序

士以科目發身學矣初命服七品服貴矣得百里之
地而專宰之佐有丞簿幕有長司務走符書史之吏但
教十人小夫賤隸給使令之役者又數十百人令善則
闔境之人安怒則闔境之人懼以一介儒生發迹未
藉一蹴而至是不可謂之輕矣且有司之職大而方
數次有府次有州最後而爲縣方數州郡位雖高去
民益遠即有所施將不可得令居一縣之間田野之
細民曲於其鄉必往直於縣民之疾苦可得而周知
散聯錯居之人又不難於感恩一事之利衆被彩矣

吾見令之易為也或曰因賦力役之征里巷之訴訟無一不由於縣而又臨之以大府廉之以按察之官督之以部使者之厭應接之間剛必致禍柔必取辱上下掣肘動輒擭穽吾見令之不易為也果何道而可曰吾心無欲清明在躬度其當行者盡吾誠焉不若好以小智自私籠絡上下以欺衆徼名而自謂自能吾郡務之矣江郡公善予知愛之友也以進士出身初得陽武令臨別謂予曰何以教我遂告語以此公善為人有真實耿介無纖毫支離矯飾大本得之矣然而性簡直而不喜繁或者有偏聽之患今當於接人之時審其言而參觀其行毋信之遽也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

已矣請東斯語同志諸友宦于京師者袁翰林學
公詩贈行書之為序

送監察御史戴弘演還天台序

天台多名山山之秀氣鍾于人故人才之生於是其
文學行義往往有過人者皆賢姑未暇論以今觀之
予所識而知者若監察御史戴君弘演廣信守錢君
仕復皆所謂傑然者也永樂初弘演以名進士選入
秘閣為纂修官其樂易謹飭而雍然富于文采誠予所
畏愛而樂交之者也時仕復已先遷由刑部員外郎
出守安慶治郡之聲名聞中外尤予所畏愛願樂交
之而未得者也後予以內艱歸三獨臥病山谷間激
年聞弘演以大典告成拜監察御史弭節椎藩揚歷

風紀聞望藹甚而往復所指慮於言其施容逆三衢頌
美之者溢于行路予於二公既夙所要慕樂聞其善
稱喜而不倦前年冬病間來京師弘演適以使事
在吳晉會旅館敘礼未既首及上復之善政與予所
聞無異辭予既見弘演方自慶喜至是益以未及一
見往復爲悵今年春予承　恩命復官于朝而弘演
畢使事延邀迓於道問其舍館則云與往復同處數
日矣予亦喜甚偕往拜各道所願慕數語不能休明
日二公詩酒就予飲留連至晡而别自後或三四日
或浹旬必一再過從以爲常夫何弘演得告歸鄉里
行有日往復來謂曰吾二人既辱知于子弘演之歸
子寧無言别又有求之者耶予不敢辭因述其先後

思仰會合之情如此為弘演贈所以吾士復之命而異致予之私焉且弘演為名御史歸表其鄉方將養靜山林充其所謂浩然者他日復起而施之亦必莫之能禦而士有復隆允臧之績行當寄任方教声光德業進進未已若天台名山之秀信能鍾于今之大鼎非二子而誰歟第予無以自列尚拭目以觀厥成則今日之言又後日之張本也

敬非齋文集卷之十三

吾非齋文集卷之十四

四川按察司按察使弋陽黃溥選編

蜀府紀善吉文黎欽校正

序

送鄭公弼守延四明詩序

古之人重崇友道其於聚散思慕舒寫款曲情之所至必發於声此送別所以有詩也河梁執手之章蘇李觀晉以降作者繼出至唐尤盛矣然亦惟其人皆賢其事皆實故其情切至其思深遠其詞懇篤悲厚和平慷慨激烈幾不得已故其言與其人相傳于後世而不泯沒今世士大夫罷游京師者舉以詩文餞送聯遺大篇短章皆是無虛日逢掖之士操觚應

酬亦且不暇焉其人皆賢其事皆實吾固無得而間
然矣然或非其人而濫過情之名無其事而張誇詞
之詞精不切至思不深遠則以膚常汎汎之語應
一時之須者往往有之矣若是欲其言與其人并傳
於後世而不泯沒若古之人難矣哉四明鄭君循言
之歸省也其同年友若干人分題賦詩餞之俾予爲
敘鄭君之德粹然以溫其才蔚然以華與人交謙謹
和厚以名進士久處清要又多藝能而自視欿然鄭
君蓋今人之賢者也故諸君送其行也情不能已而
發於言其言非過情之名其辭非誇詞也情切而至思
深而遠也非予向所謂以膚常汎汎之語應一時之
須之比也若是則其言與其人並傳於後世而不泯

猶若古之人不雜俳綴飾之辭以藻言詭與月久
啟忘其譬喻而爲之叙若此者　國家何賴焉其其
交況宗族者君子公於送行詩間見而疊出予故略云

送葉太守之官池陽序

天台素号文章淵藪蓋山川神秀所鍾當國初[illegible]
予恨晚生皆不及識第聞而知之意其間氣流於
兩間者無時或息循環代謝又必有出而承之者矣
臨海葉君子立德業甚富穎悟絕倫率明經既魁天下
士文登第後爲秋官尚書郎能不以官守奪其所務
務本業益勤作爲文章每出一篇立意必新造語必奇
本體翼翼故旁援引證據出入經史斷制斬絕而歸
宿於理雖鉅然可畏者竊嘆天台之晚秀後出而承

之者不在斯人歟然猶其日以鉤讞為事撤扑喧囂
牒訴倥傯才固足以兼人而志慮終不能專一也不
知天欲玉人之成自有其道豈偶然哉孟德為司寇
屬官未終考大臣薦其才出守池陽夫以六品秩超
蒞二千石固不輕矣猶今得劇郡租賦力役動輒數
千百万大奸嚚訟不可爬梳趨承應接日且不暇視
刑獄之緣丞又相倍蓰何暇他及今池陽為江東美
郡號輕事簡無力役百万之徵民詳和氣熙太敦嚚
訟之俗上官非有事不至無趨承應接之勞終日燕
坐黃堂面九華之秀瞰秋浦之清以娛悅性靈而發
舒胸中之蘊藻作為文章以追踪鄉之前輩固不難
致也予久居京師辱孟德不以拙惡見鄙每詢問

略文事多見評述今當別去而同袍之良友欲予有所贈尚可辭邪若夫治郡安民之政所以報 上恩而副知己者孟德自計審矣即有言復何增益哉

送表弟宋壬戌通判澂江府詩序

余以時與壬戌同遊李庠序壬戌之母予先府君表妹也壬戌而孤依於親故寄在李十年往來壬戌家顧遇雖簿若無不至及予從宦京師而壬戌舉春官入太學三年歸拜家慶二親皆康強無恙周旋膝下甚歡歲餘復入大學擢刑部主事甫餘月二親相繼棄養倚廬南歸持服亦既終喪治裝北上塗次感疾申其情事遂復起行在客予第九閏月改雲南澂江府通判行之日同門諸友祖餞于都門咸借其祖達

郡李鶴鳴躅瀋眷眷不忍別又作為歌詩以紓其情屬
予序昔殷浩北伐無功桓征西嘆曰使深源為令僕
足以儀刑百揆　朝廷用違其材尔夫以浩之器量
尚亦有能與不能況他人乎是故朝廷之用材猶匠
氏之用木榱楹杗桷細大曲直咸適其用大匠度其
矣向曲直易位細大殊宜吾知其不可也夫刑名法
律之官必得聰察强毅之材則下無留情曹無滯牘
事克濟而職斯　李矣處邊郡爲　天子牧小民非寬
和慈愛能盡綏懷之道者不可也王成為人皆愷悌
但與物無忤向使又處刑官終日對赭衣者其拜訊
鞫豈其心哉佐一郡之治無催科獄訟之煩以正我
之資性居上不陵處下不諂恂恂然先入而後已將

與其往而樂其心志有不待言者矣由是而觀東坡
暇方面不用則已用而無以新吾不信也于其行哉
親交義篤情不能既傾道求逸保和視履便風前來
如金玉爾音也

送萊州太守夏公西征詩序

淮南夏公守萊州上計京師吾邑之士友忝歟若
若干人早年皆出公門下又久不見公一見驩甚歡
閱月將欲別去眷然不能入乃擇醇粗餞于國都南
門舉酒為公壽相顧而言曰公昔居吾三衢責令而
守二十有四年其惠在細民其教義在士君子其規
畫在學校其公道在富強之家心惟之不忘口稱之
不置去郡十年猶一日也有惡之者幸其去以自

便無非險詐之小人溺於私者耳今守若長民以守
矣無民頼其惠矣君子仰其禮義孝校猶其規矩當
強之家敗其公道與居鄉之日無畏也險詐者小人
溺於私者惡之而棄其去以自廢亦不異於鄉人也
由是觀之公守兩郡其志未嘗異而人情之好惡出
於公私者亦未嘗有異也昔子貢問夫子以鄉人皆
好之惡之者孔子告以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夫入
履一鄉里黨無章而好之惡之自皆各以類況居一
郡之人之上有官守之責哉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
亦足以見我用心之公矣予曰不然兼尋好德之良
心人皆有之物行以賢惡而有異也君子之待小人
也寬以容之恕以懷之誠以動之信以孚之豈無一小

化者矣豈曰小補之哉是故鳳凰芝草騶虞
以爲美瑞青[illegible]亦知其清明世謂明道
先生接人放偽者無不[illegible]其誠暴慢者無不致其恭
敬不善者何嘗惡之哉公之見惡於不善者豈刑之
者或過而化之者尚不足數雖然今之爲郡有若公
者幾人而其之言猶若是蓋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也
公嘗勉自克以執其所過而益其所不足使他日惡
之者皆好之以一變曾俗而至於禮義則公之令名
垂無窮矣公曰善既罷各賦詩以申其愛顧慕悅之
意遂書以爲敘

送鄉兄鄭善與南敘序

桃谿鄭氏開化巨族也善與之曾大父曰福祥翁元

時爲本邑諸生一子生四孫皆文雅秀出其長曰文遠
尤精許篆籀善與考也與其先人莉莊府君交雁往來
過從尊俎談咲或竟日連夕予時在幼齡尚憋歷能
記善與從頻陪以游邑庠倜儻好義而任俠不羈然
交多貴游公子故善、於彈碁蹙鞠弄丸九言
伎燕游之事無不精曉行輩多推重之洪武間文遠
翁以非辜謫戍远方善與代父行永樂初由河南調
通州居歲內三十年幼嘗以事覩故李醫於灵山室
呼禪師既通其術而不行及在軍中遇有疾者輒救
活之醫名遂大顯成祖公餘間談咲取徒自其主帥
以下至諸將校無弗尊禮之居京於通備[illegible]瘟疾痛
侯疾求救者踵滿戶外至輒應之雖不計其報與否

然猶不失爲郎今年春以太僕卿掌璽歸其交
游居道別者數十輩求畫史繪送別之圖求名筆成軸
求識言爲華而吾鄉之宦游京師者方喜其得遂歸
老之願謀欲祖餞之而限以官守不得去因各賦詩
其上以送之予爲之序蓋士之所希而所得也夫人壯而
遠遊老而歸休天下之同情然得遂其願者蓋以善
與以強壯之日驅馳南北四十餘年年且七十矣今
雖不遺道則未嘗至也今而歸休于鄉守先人田廬
立墓以優游晚歲三春時和九夏炎燠與二三親故
循溪之花林依湛鳥之灘不或偃或仰以觴以詠
秋冬之交晴川一目千黍如雲雞啄時肥牛羊夕下
鮮美足以具膳脂壺觴足以悅親戚雖千萬僕

欣欣不知此時與樂視軒冕富貴又何如耶善與年
雖高髮鬢如漆目視炯然雖過期頤未耄也候予他
日引年歸休當謁存至龍溪之上與吾兄引滿談諧終
日竟夕使孫子輩聽之為後日美談又何異於予幼
時聽吾翁與若翁時也預書之為後會張本云

送鄭景源還常山詩序

鄭氏居常山之象湖世為著姓景源之大父曰仁表
翁首膺乎長民者識為之行聞於鄉黨遇細民有恩不為
兼并刻削遠近悉信愛無間洪武中以土田甲一鄉
遂長鄉民督其賦之輸於官者歲數十万斛時一縣
不過二三大户且無更代推倖令丞他或張成福輩
黠猾户翁獨退然和以恕且戒其子若孫毋效尤他

入及謝世遠近弔哭畢至咸曰鄉失善人吾儕曷依其子德溥勿替先志家益富饒由大戶人材徵詣京師歷試劇司所至著聲稱今以待補得告歸鄉里優游甚適諸子彬彬則倣篤厚倫品樂趨公家繇役為一郡勸守宰以下具刺月屬惪尊之居京師也家又以官民在道中諸子迭相往来無虛歲猶傳舍歸景源獨留數年今歲夏其仲兄復來代之景源於是具舟楫戒行李别常與往来親故刻日告歸前豐城二令程公璞景源中表昆弟也徵予言送余弱冠識仁表翁於鄉鄉之行輩一時以貲地相雄長者蓋多有之今皆寥落不振而繇延豐大乃屬忠信篤厚之人天發之於其富亦豈無其道哉憾今之欲富者能不

以資地相準長而務崇忠信篤厚如鄭氏而不為鄭氏之久且大吾弟之信也故因景源之歸樂道其能久於富者如是且為世之欲久於富者勸云遂行詩若干首遂書為序

贈鄧先生宗經歸潛山詩敘

洪武間先師雲杭張先生居開化宗經自湞陽起為廬陵教官由開化取道之官為先生留一月廬陵解公時在翰林有送鄧宗經敘稱宗經所為詩得杜少陵所脾温李顏面蓋不足多也宗經後由廬陵與教潛山縣樂淮右風土之厚遂卜居之負郭有腴田三十畝宅一區美竹樹環之石磵中流泉濺濺循階鳴晝夜有韻同類過從者非文辛之秀則方外清流者

徉嘯詠竟日而止不知身滯殊鄉而一之舒至也顏
其莊曰顛老賦詩自况考績來 京師引疾解組命
下將翩然而南以傳東里先生與之有舊遺之以詩
意謂 朝廷方招致巖穴之士而宗經乃決去宗經
期曰 聖主所注意虛懷野濱之大老某自視與
並輩相去遠甚不歸何俟人謂宗經為梁宗經亦自
以慊其素願乃錄所賦顛老莊詩以畀予且徵言敘
詩所以言志也風雅以降莫盛於唐而少陵又唐之
集大成者然遭時喪亂流离困苦故其声卒多痛心
疾首宗經往年謫遼陽有詩數十篇紀其行役觧公
所謂得少陵之所𨈏者豈謂是耶今而退處於全城
之日以遂其煙霞泉石之性時和歲豐與田夫野老

稿志於塲圃間李君益引滿酣而發爲歌謠必有追賡倡而和擊壤者所謂得以慶之所野老豈又不足多夫詞林羣公有送行詩書之以爲叙

送廣東憲副賀君赴任序

有天下國家者資賢以共治古今之通議也是故求賢者人主之職而薦賢者大臣之事人主不務求賢而獨運其權則恩不能溥万物大臣不務薦賢而獨專其任則慮不能周百職是故聖君若堯舜禹湯爲人主必孳孳於求賢賢若伊傅周召爲大臣必汲汲於薦賢求之者以誠心薦之者以公道此古昔盛時所以在野無遺而万邦以寧也後世之人主能孳孳於求賢大臣能汲汲於薦賢者則天下治否則亂豈[illegible]哉[illegible]

作其聽然可見也　聖天子鑒前代得失之由故於
求賢圖治夙夜倦倦心焉嘗一冊勅公卿大臣共辛在
廷之賢者列為郡守矣數年之間治有明效而　皇
上好賢之心惟日不足萬幾之暇賦招隱之歌作猗
蘭之操以寵錫羣臣其思誠而切其旨婉而微其育
大以遠庶期在位之賢優游涵泳以咸發其拔茅連
茹之心在野之賢優游涵泳以興起其彈冠結縷之
願蓋欲使天下之民举安如唐虞盛時也於是大臣
思有以副答　皇上之心者乃復於朝著中拔其尤
良者以名聞　天子覽焉思惟藩臬重臣宜令之師
表必得其人庶可以綏輯咸否乃悉授以方面之寄
於是浙林貢君某由湖廣道監察御史擢廣東按察

司訓俊宋衣象笏拜　命以行君始由進士爲御史端飭之行剛正之氣疏通之才聞於中外久矣是行也攬轡而賊吏遁襞帷而边氓懷使海隅蒼生泳涵於聲教而不自知若是則君之賢以　天子所求以大臣所薦以有益於天下国家者顧不偉哉行之日其僚友監察御史梁君某徵言以贈於是乎書

江慶士挽詩敘

永樂辛丑秋九月朞甲子慶士江公以疾卒于開化小山里之第其孤子顒方爲南京太宰儀官訃聞嘶血走京師得告南歸道行過余泣曰某不幸先人棄不肖孤辭將恐後塋期嘗手録世系行實之槩求銘於兩京縉紳先生相與厚者惠哀挽

人之於竹為詩詩亦既成什其雄詞雅韻固足以聳
耀不朽然欲求其不待人言知之深者宜有過於先
生乎須得文以弁其首使鄉黨有所取信而後來者
之足徵先人有知九原其色喜矣予不敢辭僉曰弱
冠識公承不鄙晩郎命諸子從予游日相親與予常
以父之執視公公毅然自居絳帳上十餘年其間
睽離聚會固不可常然一見未嘗不留連盡懽[illegible]
溪山宴集之勝或騁嘉詠不辨清流從席而藉芳草泛
舟而乘涼月不知一歲中率幾回也前年予別公赴
京師公送予至驛亭下執予手謂曰老生與吾子
別而復會者數矣不知此別向後再有握手之期否
嗚呼予方慰公壽考康寧以需後會孰料公竟止於

鄭郛公以孤卓然能自樹立力學以亢其家其
於鄉黨宗族分親者之喪葬其遺孤而嫁其女者若干
人尤注意上世丘墓復祭田禁樵採為諸族倡深恐
多智料事當否計後賞成敗若燭照數計卻新人是
非務厭服其心公四子皆克成立伯季既以儒術取
顯仕而叔仲居家孝友諸孫森然之秀而蘭玉亦
優游者年好德令終以當清閒之福亦可以無憾矣殊
不知鄉之老成人晚進小子滋所則傚雖不識公者
尚或咨嗟說交之焉知之深及予者耶而於公之殁
既不得憑棺一慟又不得與執紼以送公之葬故
於序諸君之詩詞雖不工而情尸獨至不自知其僭
踰也若其世系行實之詳與卒葬日月具在墓銘茲

白石八詠詩并序

東南距常山三十里有地曰白石在五山之北南通八閩山水奇秀爲一邑之勝余友徐君復初之世居也君昔未仕時以山水自娛朝夕游詠其間[illegible]新居近景之勝爲八詠居之東有山蔓延屈折如[illegible]迴環矯矯翼翼若游龍曰東山虬蟠之山聯[illegible]崎嵌崟或圓或方如冠冕華甫尊嚴端正曰南山[illegible]泓延亘而西迤邐諸峯在青漢間當玄冬[illegible]五磨嵩[illegible]立曰西山晴雪其北則墟[illegible]石潤澤喬松長林煙霧[illegible]未世之丘墓在焉曰北嶺松楸諸山發源匯流其下縱游泛濫練鋪鏡[illegible]者

日麗丹桃芒花綠波溶漾曰桃溪春水山中有石洞
下通于溪窈窕窈邃其深莫測脩鱗長魚游泳安逸
曰石洞游魚鑿石為沼活水在沼中宵月明靜景涵
碧澂之令人心空慮忘曰方池夜月山之項奇峭削
玉嵐光亦無朝煙暮靄卷舒無時對之令人意暢神
怡曰白石晴雲凡此數者或當三春和煦或夏炎燠
凝氣之澄清玄冥之閉冱其皋暑朝暮之間千態万狀
真不睹其真勝於目而契其妙於心焉雖前此宦游斯
鄉山之景未嘗不往來于懷工於吉詩者形之歌詠
唱和成什于閩士君子託迹山水間非徒以玩物適
情寓意光景而已也蓋將倍悅其性情潤澤其彩翠
以涵泳于吾道焉耳識於是而有得於心不過即其所

居之也以樂夫日用之常將無入而不自得矣君以郡文學擢宰劇邑入為議曹員外郎出佐大藩幕賓勝[illegible]中外三十餘年其間寵辱不驚煩簡一致非聞道而有得於心者歟之乎屬其宗人懷安令拱辰將之官徵予敘其人詠之什余別君幾十年書之以當問焉云

贈監察御史王君復任序

學優而仕士之業也以科第發身事業之精也用之不違其才時斯遇矣士亦豈不欲奮發從仕盡精其業而遇者為難予幼時粗知為學見有以科目入仕者人皆崇之心竊慕焉既冠[illegible]庠序又見有[illegible]進士為御史者彈劾下品其風[illegible]如秋霜烈日人皆畏

之德澤所被如時雨甘[illegible]民皆愛之无窮焉及壯而筮官于朝每見其角雄場屋者業鍾精而屢黜于有司特官銓衡者才既高而不得爲御史而庸常者或不難而得焉則信乎命由於天者人力不能爲也夫激濁揚清代天工以司視聽者其責甚重而求不負其責者甚難固非庸常者可得而當之也是故所務則識柔勝則剛惟寬猛宜焉從昧則點過察則疑惟明恕兼焉而又克勤以濟事克儉以守身斯可以不負矣蜀郡王君宗儒永樂中以明經登上第拜監察御史蓋精其業而選者嘗一再持節按歷秦晉上操寬猛之柄鋤去強梗而柔良者植周明恕之公施別嚴能而貪饕者仕遠其陶鑄也[illegible][illegible]情

隱幾滯牒勤而有濟者歟門杜私謁游於自守[illegible]
有守者歟夫如是所謂激濁揚清代天工而司視聽
若君者可以無負矣豈屑屑而喜得者企其一二哉宣
德改元會 朝廷推 恩贈崇二親君得告歸拜家
慶繼丁毋夫人憂服闋將赴京師 詔復拜御史而大
理少卿江君昇秀吏部郎中楊君逢泰暨鄆郡官請
者喜君用宜其才徵言爲賀 聖天子方務肅崇風
紀以又安海內知君之才茲豈譬若騄駬騮於康莊揚
風檣於溟渤極目萬里朝發而夕至於抵遠大也何
有予雖未獲與君接盃酒叙平生歡而少卿郎中二
君頗辱知己因二君之所重益信君之賢矣遂道
之

蘭圃遺稿叙

詩之所貴易工而平淡難到纖巧不足貴而渾厚典雅可喜此古人論詩之至言也然詩為心声心得其所養則發而成声者出乎性静之正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錢塘周可爲先生早游庠序從姚豈斎先生斈易明於進退存亡之道以親老不復仕進事親以孝聞雖處城府而浩然有山林之興於世利紛華一無所好暇則獨與縉紳逢掖之士想覽湖山之勝以詩酒相與娛樂酒酣寄興於詩以陶寫性情不事雕繢而天趣独至五言古詩某韋蘇州之平澹歌行希踪大李律詩取法杜少陵絶句盖亦不出唐人矩矱捴若干篇題曰蘭圃稿先生殁嗣子刑部郎中某持

以示予且曰此太僕自所作多矣稍得之他人卷中僅止此耳詩若干首並示予以為訓顧有存也噫詩豈易言哉三百篇以降惟漢魏近古六朝則浸以流靡唐人一變其音節而李杜卓然為大家今先生之詩於是焉則徵非取法其上者歟去世之謬妄刻書者遂矣因其舊以識其性情而求其趨向庶幾有德者之言也豈不易而豈其緒以光昭身後之名厥有由哉

送尚書陳公致政序

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劍沙陳公以疾久在告數上疏引年 天子論留之至是章復上乃始得請秋九月 詔公乘傳南還優禮備至公卿大夫

祖送于都門卑徒祖屬鄉郡宦游之士復采徵言
為公贈洪武中公由鄉貢進士典教始興改四明之
奉化永樂初以纂脩大典辟　名赴闕又明年擢給
事中　上時以皇太孫就傅於外　太宗皇帝妙擇
廷臣之文行且優者為之授經而公在首選啓導翊
翼必正必誠　仁宗即位改左庶子宣德丁未超遷
今官又　詔領文章知名之士日侍　文華殿以待
顧問公為人襟抱坦夷性氣和樂接人如光風霽月
可慕而親由文章官歷踐台輔自許待人無変其始
故雖於寵遇方隆之日深懼盛滿力陳衰朽不宜固
恩冐位以曠賢大司農錢塘中誠剴切遊再懽二
皇上至仁俯徇其請宸衷送稿綵册于远憶童時之

欽浮望爲粹而敬止進退有禮俯仰揖作去就之際

有若公者甚矣聞然昔唐宋諸賢以高年碩德致政

有香山洛社之會以齒不以官用得存風俗而樸深

太平公之歸也尚當強食善攝底于康豫詠合朋[illegible]

以成勝集行將見之若僕者自顧菲薄[illegible]

閒游以位望相懸遂成踈間而心[illegible]地

且得解組南歸閩溯之交相距不遠當以書問道於

下執事願附末席若公不遺故舊庶或可得也故因

郡人之請而自致張本云

四川按察司按察使弋陽黃溥選錄

蜀府紀善 文泰校正

序

雲溪八景詩序

雲之渾安縣西四十里曰雲溪者姓董氏之居也董氏代多顯宦 國初有字如會者讀書明義而不樂仕進雅愛山水之游嘗與鄉之縉紳名儒登覽[illegible]得近境之勝允八焉環溪群巘如屏而數疊起雲漢間高雨作[illegible]精相射瑩碧可鑑曰[illegible]前一山迴翔而來昂[illegible]振翼如亦將[illegible]時[illegible]鳳凰岡後[illegible]其逸若奔其踞若蹲石洞[illegible]

大居之軒豈歙縣守曰虎岡仙室溪再折而東沙平岸紆一碧如練艇維柳下人不病涉曰泉濱槐南有平湖數頃万象涵碧清風時至縐縠粼粼涵影鳧鷗以泳以游曰南湖溪隔東山之麓林巒迴深含奧以衍而蘭若據其勝焉飛甍畫棟掩映木末清磬出雲旦旦晨爽曰息林曉鐘東北一里許積墳隱約灌莽古昔相傳為王子晉隱之第物運變遷而溪山不改登臨吊古慨然興懷曰古城舊隱溪之西危崖如亭俯瞰澂碧盤陀在下可坐而垂綸曰懸亭釣磯總名之為雲溪八詠各有賦詠以紀一時之勝遠近士大夫工於韻語者倡和成什如會卿世貞遊進概武梁之不輯拜先德之遂湮乃徵国工繪八景之圖

彙次諸作裝潢成帙求予序而傳之夫天下往往以求
因人而得名因文章而傳世者良夥獨其紀詠一時
之樂未嘗必其傳於後也而後世卒傳之蓋由其有
可傳者矣雲溪之八景因竜氏而得名因諸公而存
詠尊然有必傳者乎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又烏知
是什不為後世之美談哉予所以為之序而不辭也
進學上才以文學從事冬官尚志而好禮樂以是
什不傳為罹可謂能紹武者矣

送職方郎中王君赴任序

守令之善否於私喉狎昵者固不足信見於賢士大
夫之稱許宜若可信矣然君子好揚人之善而諱稱
人之惡故猶有不足徵者然則求之何而可亦惟閭

閭之細民田野之郡天寄鄉鄙屋之[illegible]不
留毀盈言不知觸諱慶稅而歸之斯[illegible]之
觀風者所以採民謠而識循吏知教[illegible]民
交𩔰帝巷水樂中爲深澤令在縣且[illegible]民實
以義化字之如子婦配其男女長養[illegible]孫于民實愛
戴之如父母嘗坐謫發官廩賑民還[illegible]理得輸役以
贖民驅牛車二百輛代之役務月[illegible]覓迎令丞諂歌
舞填道又嘗遣疾疾危民誇從奔走以播[illegible]聘讓詩以
神祠醫救療之無不至疾間則封羊豕[illegible]鄰餞以
自虜其得民若此類者不可殫紀去縣之日民撫其
善政爲歌謠言雖不能識華而意以獨至後爲東
閑居居室於長安西門杜民者不表敢[illegible]擇者

論死待決來林[?]者數十人不決旬而盡出之予所
目見者也及丞[?]被江西同知首奉旨充通租數十万理
察獄活無辜民以千數劬力於民隱如居於澤特細
民從而歸之亦如深澤之民歸公事至京都求直
者盈門不然相屬於道至擁其舟不得行予適與君邂
逅於都門又嘗目見之若是以觀君之所爲其得參
於人非惟不出於私愛狎昵者之口[?]禰於堂
大夫之文章亦非過情矣且不敢竊比古之循吏又何
如鄉內艱服除[?] 旨廉訪使副焉王公素知其賢
言於 上以爲職[?]郎中哉國家太平百年[?]
內外軍政雖有成法然歷年既久消長不齊中間寧
合填補[?]候赦[?]紛糾之弊 皇上[?]叡[?]學於[?]

分遣大臣循行四方清理之王欲辨別其是非真偽
以為取舍焦使軍之部伍有稽考戎之張圖吞其
法甚良而密而職方失祛其事三二年間枉抑者衆
者惡聽於司馬門經時閱歲有不得命而不免於飢
陳死亡者矣今大司馬既委君以此任君當為知己
者用則將忘己之利害以別白其是非使枉者直抑
者申無告者依依有所賴亦如深澤松江之民則君
之才之德為大臣之所薦聞為天子之所拿用可無
負矣豈不毅然大丈夫哉慎毋致人曰功名不及於
居守令時則甚不可也太谷生陳獻君之燕文也以
郡人之意采徵言予辱與君有僚寀之好敢因贈之
請而致忠告焉君名源字啓澤華亭之龍也人士中府

進士第博李善屬文集卷之引說六

故翰林李士詵先生挽詩序

哀之發原於七情而哀居其一焉哀生於慕慕由乎德故德有小大則慕有衆寡而哀有淺深焉昔堯之爲君也其德光被天下故其殂落也百姓如喪考妣是天下之人慕而哀之也不惟聖人爲然賢者亦各以賢所及而致之五羖大夫之殁也隣不相舂里不巷歌子產氏之良殞非其命而黃鳥之賦興是一國之人慕而哀之也田横殞義自裁從者寄哀於紼謳是其徒五百人慕而哀之也小大衆寡淺深之分固不能同然由德以生慕由慕而興哀發於情之不能已者未嘗不同也古之人臨喪必哀然亦有賦焉是故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傷也者哀之至者也哀之至而
情不能已則又發之為咨嗟氣嘆以成文所謂詩也
是故其招也有些其祭也有誄其哀也有辭其哭也
有詩歌短長高下之有節抑揚轉合之有章悲思感
慨之有情皆所以宣其德致其慕而泄其哀焉德無
溢美則慕不過情而其哀之發也中節是蓋有其實
矣不尔奚貴焉翰林學士沈先生之殁也天子諭祭
以文名公為之表誌詞垣縉紳之士或誄焉或輓焉
或辭以哀焉或詩歌以哭焉不一而足也蓋先生孜
孝友之行樂恬靜之天受　知三朝父子兄弟並列
清要而能以　寵為懼文章翰墨為一世所欽覩
實若虛故曰　天子至於卿大夫士慕而哀之者以

有其實也予早歲忝與先生有同袍之好善嘗知其德而慕之者皆爲叙饒詩之什以申其哀云

汪氏族譜序

江東有十姓九家汪之謠其族大可知相傳隋大業間有汪華者歙人也當天下亂李義兵保障鄉郡因有歙宣杭睦饒婺六州之衆以歸唐武德中拜歙州刺史都督六州諸軍事封越國公食邑三千戶殁贈王爵至今廟食其地後世子孫散居數郡鄰他之有汪氏大抵皆其裔也縣治之西地曰汪述聚族而居者幾十家族之秀曰玘間持其世譜一帙來求叔子得而詳閱之蓋汪之得姓出於魯成公之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汪因以爲名後以公子爲大夫食采於

顯顯子孫世居之以名為氏傳三十一世至文和當漢末破黃巾為龍驤將軍中原乱渡江依孫策以為會稽令因家于歙實江東始遷之祖又十四世至華即越公也越公後十六世至元輔遷吟居玭之十世祖也自元輔以下皆有家廟遺像於其生卒歲月娶某氏塋某處所載益詳焉嗚呼汪氏之子孫何其多賢耶古者世禄之家以小史繫宗法後世宗法不講而小史之政廢士大夫家鮮不忘其所自出者賴有譜牒存焉譜牒世脩而不墜寧不有賴於子孫之賢者乎今觀汪氏自得姓以来二千餘年歷秦漢魏晉唐宋代有賢子孫相繼而緝之故其世系之相續繼〻如貫珠井井而不乱近世故家大族欲求其譜牒之

辭閑雅遠若汪氏者固不多見也玘之惓惓於是以心前人之心是又非汪氏之賢子孫乎予因為之敘以勵其後之來者玘字孟良好文章多藝能方以賢良就徵候官於吏部他日必有以光昭其宗祊者矣

送監察御史唐公致政還海南詩序

宣德乙卯春侍御史海南唐公恭上疏引年　詔以本官致仕三月既望公　陛辭京城士大夫祖送于都門騶御填道無不謂公進退以禮去就合義嘖嘖稱羨以為賢則又形諸頌詠以紀盛集以留去思春容蹇鈍竊翰用濫以僕知公最深俾引右簡惟公之胸抱坦夷光明無纖芥於中惟待己待人一以自信初舉進士為新建令縣臨三司負郭甚劇公以簡易居

之不見有趨事上官下不爲容悅畆卑郡守不能
識以爲易已藹之稱爲公矣然弟爲校會廷臣以求
賢薦公擢江西按察僉事初至官郡守上謁闕立戟
門外但不能仰視公陞階起迎容甚和下無異居今
時後每見必然守益悔識者謂公之德量非好辯
自好者比既而以微過左遷三禮行時淮南吳公守
襴爲政剛殺而取下過嚴公則以寬平濟之吳公亦
節自損相好如兄弟而二家子姓亦若替功焉居數
歲皆以非辜謫戍　仁廟當宁同日改　命授起
行陣間公拜監察御史而吳公出守東萊迨今十有
一年年皆七十矣公既引年致政吳公亦將援武侯
祖矣噫僕觀世之從宦者以巧佞獵取富貴屈指

子孫計一旣不起而貽患於後者矣君子未嘗不慮遠而自以為智者不致其中故雖費與而復益移欲而終豈天之所德殖式微若詩禮而講論莊邪公其歸於乎識備嶺之洲雖距南海當昌運交洽化比哉曰公以坦夷光明之心從容進退於禮義之中方得節德聲和以簡迎米秀孰謂海隅之俗不為平洲符議若乎古之所稱鄉先生者是矣公其勉之夏公居東海之濱僕其至而歸也亦將以是告之

節尉堂詩序

豊約乘除之數造物者寔之乎曰造物者不寔其數而寔其理理也者數之所由生也理與背數斯不猶矣松栢之凌堅而其茂能傲嚴霜而獨立桃李柔媚

三春搖落矣其數之有違理變之然也是故世之爲
人母者往往有賢者節於盛年要其於晚歲其
豐約乘除雖若有數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天之降
祥而福必本諸人之德與善孰謂造物者棋於試
乎哉觀於彭氏母節壽之事而信矣彭氏居分宜
之水江世爲宦族洪武間子仁舉孝廉爲欽縣令移
善政中歲卒于官二子孺嬰俱在髫齔未能有立其
能靈以青年守節鞠成二子教以爲士濟宇撫孀
以才行服飛之江廣母氏年八十而康寧益壽念
顧復之恩而深其壽若得以享其樂也乃類其堂
日節壽錦奉天士形之歌詠參其得之造物者由
己有以致之所以頌美而溫顏之者無不爲洋洋乎

淵淵乎大雅頌章之雍容也問諸予予曰乎夫壽爲之
稱見諸魯頌後世人子因之以祝其親若岡陵日壽
況彭氏母之大節又有足稱者哉詩言南山之壽
如松柏之茂以媲其節也不亦宜乎是爲序

送常山令高君考績上京師序

開化張大令遣人遺其書曰鄙郡高君敝大羣常山
三年政成將述職于　朝予所治邑實兩君壤接君
又於我過厚思有以華耀其行色以盡交際之義固
莫如贈言之爲愈也聞子昔嘗爲言君同居　聚近
知君且悉子又能言者爲我爲文贈君之行莫如子
宜僕與高君友也君之行僕不可無言也又辱以邑
大夫之命其又可辭耶僕往年備員翰林君時在

東朝既又與君同召還轉每朝必偕爲立侍　殿陛
上四方郡縣若守若令上計考績者無虛日天官日
稽綜編課殿最黜陟臧否間有與郡邑政績暴著
異於人者或受知上官得交章薦引或爲下民所覬
愛詣　闕列狀請留綸音渙發於千万人中擢從徵
勅或超遷要地或加賚造迓當時觀聽者莫不竦然
嗟賞僕與君等退而私相語曰君子孳以從仕每患
不得行道濟時此猶不可行其志哉吾儕職在侍從
進無獻納之益退不能引拔善類朝夕惟旅進退坐
食廩稍有愧於韓子多矣諸君他日或有出宰郡縣者
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夫何膺果躐是職惜山也當
閩嶠之衝民夥事劇君撫之以恭臨下以寬涖事以

勤用是器于上官而惠声實在民是行也吾知向與君在千百人中懋懇而嘆賞之者君必將身親受之無疑矣遇遇往日同袍竝人寧不以得行其志為君賀但其未得與見之尔姑即是可期必者全為君餞用以復張君之請若夫遠引龔黄古循故事作彝語為君嘖禱哉則不暇

送程貳守之官姑蘇詩序

郡之政太守主之二守佐之太守倡之二守和之非公則不能協非和則不克濟求其協與濟莫若各正其心焉正心之要莫有善於寡欲者夫欲盛之地生物必饒須給必煩而便佞巧倿者必衆人心易惑以動惟其寡欲也舉不好以動吾之心故不陷溺於一

偏而無不正矣心正則公公則生明明則所見灼然而人不能欺政令之出有主之者必有佐之者有倡之者必有和之者不為掣肘不相矛盾事有子協而濟吾弟信也矣今夫姑蘇之為郡其繁盛自昔而然其差物之饒須給之煩甲於東南便嬖巧佞之人蓋亦多有之 國朝以來郡之守佐或賢與否為政或得而失不能盡知自宣德中 先皇帝究心於理命大臣令舉在廷之賢者分布列郡而江右況公實為太守明而斷勇於力行恤民患失以回護其志便嬖巧佞者不能入則思朋比而擠之太守自持益固 朝廷沍之得讒不得撼樹疏卓不令則悃悃乎有餘思矣郡之佐者予久未知其人焉今懷丞程君仕弘近

拜是命親爲賦詩出祖來徵序于士弘昔嘗宦太守同官于朝既知其賢矣今夕聞其爲政矣政之出太守主之士弘佐之太守倡之士弘和之將如八音之相宣五味之相資計無有不協而無有不濟者矣初士弘以名進士敭歷中外有年其目擇密矣亟予推以寡欲正心之說拳拳爲士弘告者蓋以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苟放而弗知求聖賢猶憂況他人乎士弘遇予素厚予故不敢以泛泛誇美之辭取說於士弘也太守見之以爲然否善道祖詩

龍岡張御圖詩序

龍岡徐氏三𨭆大族也宋司門員外郎諱某以儒發身振耀於時其故第碑碣具在予得詩凡之謝于今

不衷元時聞孫其爲家峯三江先生高弟國初寄
茂才擢万州司征既至官娶州人李氏踰年生子祥
来孫月設命还朝以祥方在襁褓長道遠阻海不可
偕行留其母子依外氏作詩與訣云云已而果道卒
長子奉柩歸塟龍岡先墓李誓育祥底于成立入庠
序爲士及舉進士不能悉其先世名字行位以爲祭
文至常山鄉族皆驚異明年第進士以使事至禰道
由常山遂歸龍岡登司門故宅以特牲拜厥考墓下
入家廟合祭四世祖考聚族姓長幼昨燕于宗子之
家辨昭穆疏戚之分外姪婣黨亦持酒殽來享来燕
遠近觀望無弗太息嗟嘆異明年君欽縣令欽而偶逝
壞復取道宅里攜其族姪子至親者與俱至官時人

感謂其有衣錦歸鄉之榮祥亦躬自[illegible]安作龍岡歸錦之圖形諸歌詠而求序其事于首簡允人有子孫不顧其才且賢能而自幼至長閑習以望諄諄以誨不能免於無似者千尚八九以孱弱之婦抱呱呱之孩去家方且無期功強近之托餘無流寓狂扎亦幸矣况敢望其成才爲士以共其觀哉詩四十餘年訣別之辭辜澤如新言猶在耳若得序子可謂無愧爲人婦爲人子者矣錦衣來歸以耀松楸以光泉壤鄉人榮之見諸圖畫形諸詠歌宜矣哉祥字永昌李行過人司門公之澤未艾也

題江四景圖詩序

江陽鄭士貢氏邑之望族也其先君子甚敬賢好士

隴西邊景昭文進以善畫花本翎毛擅名當代[illegible]自閩東來　京師道過江陽必館于鄭氏士賓有巧思嘗發之予畫已能造其室有嘉遠近後以茂才奉為襄不丞繼丁內艱服闋謁選天官文進薦方以目工待詔闕門外士賓得與往來究論畫得其不傳之妙嘗請藏文進所作瀟湘四景乃加潢並成卷求詩人題詠之徵予作序因得展而熟玩之春波溶漾夏木陰森蘆葦蕭條於秋水梅竹交映於雪坡而鷗鷺鳧鴈之屬往來洲渚間以游泳自適觀其模景狀物有天機流動之妙得造化發育之情覆不盈尺而結密空闊之態極目無盡對之令人神爽飛越恍若身在須臾之上而目擊四時之景也噫亦奇矣借使崔白

潢壄書屋生部吉貢郎中□□□□之子與子年
相若交相好而居又相近他日皆得歸若于郷相向
敉艤往來乎頌溪之上心領四時之佳趣尚當爲君
即是圖而詠歌之天必有以從吾所願也

贈吏部郎中楊君陞秩序

永樂初朝廷徵石渠虎觀故事大召名儒紬閣中
秘所藏群書會而通之以成一代之典自翰林國子
以及四方之士聚數千人而南平楊君逢泰以太學
生與其選日從群儒編摩校讎出入館閣者幾十年
君風度凝然脩潔好學靡懈所被若稽有紀廩度自
倩峻事論擢吏部稽勳主事聰穎高明好據堂上
不欺精鑒洞見妍醜比事度物游刃迎解自快[illegible]

下及于僚寀多君之賢交口薦奏秩滿陞拜闕廷遷
階五品親舊之良悦而恭之醻金張甚知君之為以
申賀礼尊得余言為之介猶尚儐往歲坐簿書長期
進退踢蹐眾方擯棄君独一不以為嫌過之良厚甚今
蔵諸私聴不能忘去徒君舊奉国常申其程顧翔又
有求之者耶竊聞天官大冢宰以佐　天子定邦国
親万民而郎中以下又以佐冢宰相天下者也闕天
下士大夫稽其勤績以明出陟臧否君之職也今天
下士大夫布列京司者姑未暇論雅守令於民最切
於国家至重一郡之守一邑之令得其人而一郡一
邑之民鮮有不得其所苟非其人鮮有不受其患君
嘗晝夜孜孜以求天下士大夫之才且賢者大臣未

及知一本末從用則本末而論之俾得以專郡邑之
符以安斯民則得一人焉推其才且賢者得一人焉
推其才且賢月積而歲增則天下之才且賢者日益
進而不肖者日以遠民其有不乂安者乎若是者足
職所謂位冢宰以相天下此其大者循故常於簡牘
簿書文法者足了事以是為所職之先務哉予雅敬
君喜得居其位以行其道因其鄉人而以此言進

贈監察御史張君志文考滿序

有司之官各有分職自六卿至百執事於所職之外
未嘗越位而言御史秩七品視縣令等耳而歲時
持節佩印符乘傳按歷所部坐各道行院分司方牧
連帥以下且迎於入揖拜聽發裁度稟命恐後凡所

歷吏或臧否數令或有通達民生疾苦皆得風聞以
言疏決擬滯宜無不可為者其在內也每朝北向侍
立觀察邇有所舉發不避權貴所以辨詳咸經啟敷
使 朝廷尊嚴至於斷獄疑者讞之枉者伸之過深
者平反之弟從弟苟務得其情使 朝廷法宥恩施
用有廢或是責任之重如此可謂盡要矣士君子平
日抱負才氣思欲有所為者無不願為御史及為御
史而剛者或過於猛寬者或失於縱好察者或入於
刻要其中正而不偏具衆善而無過亦難矣哉饒陽
張君志文由名進士為御史十年矣良易有容而執
義不回故寬而不縱臨事果毅而心實惻怛故剛而
不猛灼見隱慝而每存忠厚故察而不刻其立朝也

糾正是非辨別黑白清慎於是未嘗過差及其敢御
邇陽開陝閩所至激揚廉頑扶弱柔悍莫不宜於上
下若君者其中正而不偏具衆善而無過舉者歟於
重大之責顯要之任何有焉爲君九載考績將有不
次之擢同官之良相率求徵言爲君賀余於君蓋素
所敬慕者重以諸君之命言其可辭耶遂書以贈

送徐汝章登第還三衢序

開化芝田徐氏衣纓家也汝章五世祖爲宋顯宦宋
亡死節自其高曾以下皆以儒術取官汝章少孤兄
弟三人皆鞠于母氏底于成立伯兄其辰李識過人
其季達亦穎悟爲邑庠生早卒於是其母復遣汝章
入學汝章幼從余游敬而好學其兄弟遇余甚厚余

嘗以內艱去官抱病累歲中遭水患狼狽甚改革乜弟往來慰藉甚至予間至邑或館其家或在庠舍旦暮過從邪暫舍置戊戌歲共辰以明經薦授福建龍岩令有異政又明年改革領浙江鄉薦共辰適以舊官代還來京師所改革擇檄赴會闈兄弟同寓旅邸未幾共辰往使晉陵改革第進士得　賜歸以榮其鄉里余友徐君邦憲嚴君崇振皆在翰林及袁集群賢之士於古什者詠歌以華其行以余知之深俾予序余惟士子處庠舍若處子之在室卿姑息之恩安富驕之習不知事人之為難又難而歸衣服飲食祭祀賓客群責萃焉必不慊遂取慍於舅姑不旋日於夫子視在室時其奢儉矣士子領科第猶初醮也膺

官守民社之寄群責萃焉稍不檢言取憾於己官反目於僚寀上下譽[illegible]者日之抱負率不可施夫然後知其難耳予之歸也[illegible]以一得自滿持是以矜人當益求其所未至俾異日學積所至而取憾之道無有及日之寡不生則沛然若[illegible]之往御矣予歸過趾陵而問焉易其辰試以示之[illegible]予言為何如

榕城十景詩叙

予嘗讀高太史啓蘇臺詠愛其體裁嚴整而[illegible]文雅麗且使覽者悉知吳下之風俗形勝其導[illegible]通且以娛選風雅而潤色職方非徒尚其華藻也[illegible]詩通都大郡其山川臺榭率多前賢往哲之所[illegible]故因

之而得名後世好事者登臨懷古有作之於千百載之下者矣七閩為兩越與區山川名勝不在吳會下險蹬巨擘代有其人而未嘗見其紀錄豈有之而予偶未之見耶三山包尚有榕城十景詩進士[illegible]君持以示予求叙其題有所謂靈源閣者有所謂[illegible]門者又有所謂九仙山百花隔者又有所謂[illegible]池宿猿洞者軒曰掛月亭曰西水臺曰表霄樓曰拱極或以帝王宸翰得名或以昔人游眺肯構或有靈蹤異跡可以尋考皆擅溪山之勝而為一郡之偉觀焉然此特包氏之近居得之覽眺者其他不在是數且將什百於此矣　國朝閩中諸先輩以詩鳴號大家數者首稱南宮林氏予不識其人而見其所著鳴盛集

世並高大如何仲閒而適婉過之其他若浮丘
後俗皆山之與稱還上之浩翰發藥[illegible]之和平溶齋
之越越玄之又玄之奇[illegible]交數
公行令不可作矣近年以來間[illegible]他人卷中見閒中
作者多不識[illegible]而[illegible]鮮發人意總有偃蹇祿下
尚得獨至而不求[illegible]知者孔子曰爲知來者之不如
今也信矣[illegible]存試[illegible]歸鄉豈必有[illegible]而和者鏗鏘炳
燦以璀一[illegible]作[illegible]伊與始終[illegible]美于世是苻
廿禮[illegible]哉發乎先[illegible]以得貴[illegible]予不[illegible]而許也[illegible]
閭之望瑛珏字[illegible]從[illegible]官有才何可稱道哉